

新生实力派女作家紫苏水袖揭竿“白色围城”

——谁是“正室”？



# 正室

◎紫苏水袖 著



一场女人的战争——源于对男人的爱 ♥ 还是源于对“正室”这一地位的争夺？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# 正室

◎紫苏水袖 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· 北京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室 / 紫苏水袖 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2. 3  
ISBN 978-7-5125-0229-1  
I. ①正… II. ①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20211 号

## 正室

作 者 紫苏水袖  
责任编辑 张福江  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mm×1092mm 16 开  
15.5 印张 220 千字  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 
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229-1  
定 价 26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 www.sinoread.com



# 目录 Contents

---

- 1 · Chapter 01 忙碌是男人的装饰品
- 18 · Chapter 02 打不倒的小三
- 38 · Chapter 03 正式交战
- 57 · Chapter 04 旧情人阴魂不散
- 77 · Chapter 05 谁才是流氓
- 94 · Chapter 06 这世道谁欠了谁
- 115 · Chapter 07 死水里的一点微澜

## Contents

---

- 136 · Chapter 08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
- 155 · Chapter 09 凭什么要离婚
- 170 · Chapter 10 创业是场梦
- 187 · Chapter 11 活出一个高贵范儿
- 203 · Chapter 12 绝处逢生要靠运气
- 224 · Chapter 13 每个女人都有春天
- 237 · Chapter 14 这世道谁欠了谁



Chapter 01  
忙碌是男人的装饰品

· 韩版风衣 ·

那天马长乐下班后，穿了一件风衣回来，米色，中长款，韩版，如果只看背影，还以为是个时髦小青年。

当然，他也不老，刚刚过完三十四岁生日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。

杨落便盯着他的背影发怔。交往两年，结婚四年，她不知道马长乐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品味，以及什么时候具备了这样打扮的勇气。

马长乐的衣橱，几乎全是由她一手包办，不过就是西装、衬衣、有领的T恤，而且这类风格的衣服，活泼不足，稳重有余，最适合马长乐，她一直这么认为。

然后杨落走上前去，仔细检视那件衣服，说实话，剪裁，版型，面料，都挺好，马长乐穿上它，真不难看。可是怎么想，杨落都觉得有点不对，马长乐怎么会给自己买这么一件衣服呢？

马长乐倒很坦荡，他说，是顾大元给的，他老婆从香港买回来，他不喜欢就送我了。

杨落稍微想象了一下顾大元那张茄子般的脸，便释然了，而且忍不住刻薄地想，顾大元的老婆真是杯具，既然要嫁给一只茄子，就别想着把茄子打扮成裴勇俊了。

这天吃完饭，马长乐叫杨落收拾一下箱子，他要出差。

又是出差。杨落很无奈。自从马长乐升了职，当了那个劳什子项目经理，出差简直比做爱还要频繁。

而做爱，则是另一件令杨落气不顺的事。因为这两个字怎么写，她都快忘了。

马长乐不老，杨落当然更不老，过完冬至，她才满二十九岁，如果没结婚，也是个朝气蓬勃的女青年。然而没人知道，她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修女生

活。每当闺蜜左小藤打电话来诉苦，说老公每天都要，问杨落应该怎么应对时，杨落便咬牙切齿，他要，你就给呗。

挂掉电话，杨落就在算左小藤老公的年龄，发现人家比马长乐还要大两岁。不是每个年过三十的男人都像马长乐这样清心寡欲，视性为粪土的。

曾经怀疑过马长乐前列腺有问题，还趴在厕所门口听过他的撒尿声，当然，没有听出什么名堂，后来马长乐的体检报告让她解除了这担忧，却让她更加困惑不解。

这天晚上杨落替马长乐收拾好行李，马长乐在电脑上看《反恐二十四小时》，不知他追到了第几季，反正每次杨落上床比较早的话，他就一定要追着看剧，直到杨落睡着为止。

结婚四年，他们还没有孩子。有段时间马长乐比较急，是杨落不急。等杨落有点急的时候，发现马长乐又不急了。

杨落很快睡着了，并且做梦。梦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，向她走来，却张嘴一笑，露出一口乌黑的牙。

她被吓醒时，书房还亮着灯，马长乐的美剧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看完？

### · 叔公去世 ·

马长乐出差的第一天，左小藤来了。

左小藤没工作，没特长，没追求，唯一的爱好是八卦。杨落上上下下打量着左小藤，一条小裙子把该露的地方都露了，该包的也半包不包，怪不得她老公时时处于亢奋状态。

可左小藤很不屑，她说，谁告诉你穿得露就能留住男人？只要有钱，哪里找不着指哪儿露哪儿的女人？

左小藤说，留住男人的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，抓住他的钱！

左小藤又是那一套。杨落倒认为，这反而是左小藤内心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

女人经济不能独立，终归是不好的。

当然，杨落也承认，左小藤又漂亮又清闲又被老公爱，就算经济不独立，也真叫人忌妒死了。

左小藤问，难道马长乐不爱你吗？

杨落语塞，话当然不能这么说，在世上眼中，马长乐是一个绝世好男人，三重刘德华，男人中的圣品！

所以杨落肯定地说，当然爱。

可是，没左小藤老公爱得那么肉麻。据说两人会像尔康和紫薇那样互相朗读“我的心好痛好痛”、“你的好狠好狠”之类的台词。

肉麻是一种境界，如果不是发自内心，是麻不出来的。

左小藤今晚就住杨落家了，因为老公肖鹏老家一个叔公去世，肖鹏回老家奔丧去了。这样的事，按理说左小藤不应该缺席，可她就是缺席了，因为她不喜欢这样的场合。

老天爷作证，没人喜欢这样的场合。可也没几个女人能够像左小藤一样，想不去就不去，至少杨落就不能。

晚上，左小藤洗漱完毕，躺在床上，就开始对杨落大讲她与肖鹏的八卦。关于她们两口子的八卦，不过是床上那点事，左小藤特别喜欢深度剖析之，深恶痛绝又兴高采烈。

这种时候杨落便又好奇又尴尬，她死也不信肖鹏一次可以做四十分钟。

左小藤便从床上坐起来，激愤地赌咒发誓。正在这时，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。不用猜，一定是她那一秒不见如隔三秋的老公。

左小藤接起来，听了两句，便脸色大变。

然后她迅速跳下床，手忙脚乱地找衣服，找鞋，什么都没找到，便哭起来。杨落也慌了，一边帮她找一边追问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

左小藤的声音都变了调，她哭着说，肖鹏出事了！

· 西安风大 ·

电话是交警队打来的，肖鹏的车在高速路上与一辆大卡车追尾，他被死死地卡在驾驶座上，等 120 赶到时，他已经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

然而，这居然并不是最悲伤的一件事。当左小藤赶到医院时，医生告诉她，肖鹏只是骨折，需要住院。而车里另一个女子，则伤得非常重，可能要截肢，问左小藤能不能帮忙联系到她的直系亲属。

车里另一个女子？左小藤当时就懵了。她茫然转头看杨落，杨落也只能与她对视着。

肖鹏已经做完手术，杨落扶着左小藤，隔着大玻璃墙看着那个包得像粽子一样的人，看了很久，杨落也不知说什么样的话才能安慰左小藤。

倒是左小藤首先清醒过来，她让杨落去找医生要肖鹏的手机。手机拿来了，左小藤迫不及待地抢过来，低下头翻找通话记录。

通话记录看不出什么名堂，短信却是一目了然。

一个叫蒋梅洁的人，在肖鹏出发前的半个小时，她发来的短信是，老公，我要不要带那件毛领大衣？

肖鹏的回复是，带，西安风大。

肖鹏那去世的叔公，一辈子都生活在重庆垫江，而肖鹏出事的高速路，却是成都到西安的西汉高速，任凭怎么开，也开不到垫江去。

好吧，这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桥段了，熟悉得都像是编造的：偷情的男女，因为一场意外而使奸情浮出水面。

左小藤怔怔地看着肖鹏的手机，她本来一直在抖，现在忽然不抖了。然后她站起来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

杨落赶紧拉住她，左小藤此刻的力气却无比地大，她胳膊一扬就甩开杨落，连带肖鹏的手机也甩了出去，砸在墙上，砰的一声。

正是这声响动，让左小藤像挨了一棍般清醒了，她站住，然后慢慢靠着墙蹲下去，号啕大哭。

### · 你还爱我吗 ·

杨落是第二天下午六点坐大巴回到成都的。去的时候太急，她和左小藤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天知道那距离是多远，司机要价两千元。

左小藤完全平静下来后，便把杨落赶走了，因为杨落只请了一天假，第二天还要上班。

坐在长途大巴车上，杨落给马长乐打了个电话，这是她的习惯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她需要心理辅导。

可马长乐掐断了她的电话，大概正在开会。

回到家，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她又给左小藤打了电话。左小藤说，肖鹏已经醒了，那个蒋梅洁的父母也来了，在医院呼天抢地地哭闹了一阵，好不恶心。

左小藤说，我要离婚，等他出院我就离。

这种时候，杨落没办法劝慰或者鼓励左小藤，她只能让她冷静，把眼下的事情解决了再说，特别是后期涉及赔偿，她作为肖鹏的妻子，不可能置身事外。

挂断电话，马长乐的电话就进来了，不出所料地说，什么事？刚才开会呢！

马长乐的声音有点疲惫，自从他升了职，这种疲惫便成了常态，有时候杨落想和他说说话，可是一听到他这种气若游丝的声音，那种倾诉的欲望便像酒精一般蒸发掉了。

如果在平时，杨落也就放弃了与马长乐交谈的打算，可是今天，她莫名地烦躁和亢奋，所以忽然就问马长乐，长乐，你还爱我吗？

这种问话在他们夫妻间是不常出现的。杨落和马长乐一样，都是不擅表达感情的人，爱呀爱的成天挂在嘴上，不是高中生才干的事吗？所以马长乐显然被吓到，在电话那端至少愣了两秒，然后才说，当然。接下来又忍不住问，你

今天发什么疯？

杨落便有点不好意思，她说，刚才看了两集韩剧，中毒了。

马长乐松了口气，说，一把年纪了，少看那些玩意儿，没营养又没品味。

马长乐很喜欢提醒杨落年纪这件事，他倒不是刻意打压，他就是真心认为，一个二十九岁的已婚女人，基本应该归类于中年妇女，哪怕把时间浪费在麻将桌上，也比对着韩剧流眼泪来得划算。

### · 棉絮和脸盆 ·

杨落的工作单位是在一所大学的后勤管理处，她是正规大学毕业，专业是金融管理，工作内容却是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发棉絮和脸盆。听起来很可笑，可这份工作还是靠父亲在学校后勤处工作了一辈子，积攒了一辈子的脸面换来的。好歹稳定，还是事业编制，谁叫她笨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呢！

正因为如此，马长乐想开玩笑时，便这样唤她，哎，我说那个发脸盆的，过来一下！

马长乐自己连本科文凭都没有，就敢嘲笑她这个正规统招的大学生，实在是岂有此理。可是杨落从来不敢在这点上戳马长乐，曾经不小心戳过一次，后果极其严重，因为那次杨落说，我上过大学，才有资格在大学里发脸盆，你连发脸盆的资格都没有！

然后马长乐的脸就黄了，两天不和她讲话。

其实马长乐不必这么脆弱，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，但是聪明能干，年纪轻轻就是集团公司的中层，前途无量，他和杨落计较一个本科文凭干什么呢？

况且杨落多笨啊！做菜永远会多放盐，出门永远会迷路，收拾行李永远会少一件或者多两件。做事没有规划，讲话没有逻辑，就连看书，都只看带图片的。有次马长乐买回一套伊藤润二的悬疑漫画集，杨落只翻了两页，便对马长乐说，快告诉我，谁是凶手？

杨落至今记得马长乐的表情，又鄙视又同情又满意。他很鄙视杨落没有耐心和品鉴能力，同时又很满意杨落没有探索精神。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，通常体现在比较有掌控欲又比较自卑的人的性格里。

关于左小藤的事，杨落告诉马长乐后，马长乐的反应是略微惊讶，然后马上恢复平静。也许对他来说，那是别人家的事，适当表达一下同情就可以了。

不过他加了一句，肖鹏可真够背的。

马长乐和肖鹏不熟，虽然两人的老婆好得恨不得换着内衣穿，但两个男人似乎互相看不起。马长乐看不起肖鹏对左小藤那黏糊糊的样子，肖鹏对马长乐的评价则是：莫名其妙的臭转！

在拉着两个男人共进了一顿晚餐后，杨落和左小藤便很默契地放弃了让他们发展友谊的打算。

这天杨落去上班，发现对面那张桌子被搬走了，才猛地想起，与自己共事了六年的张姐，昨天正式退休了。

杨落忍不住感叹，张姐十六岁就在这个单位干了，熬着熬着，就熬了一辈子。自己也必将步她的后尘，后面的几十年，都是要陪着那些脸盆过的。

还没感叹完，就有人来敲门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皮肤挺黑就算了，腮上还有高原红，看着就质朴又喜庆。

他自我介绍，我叫耿容易，新来的，请多关照。

耿容易，更容易？杨落笑了。耿容易也笑了，说，我就知道这名字会把人逗笑。

走了一个伤感的旧同事，来了一个俏皮的新同事，再翻两张报纸，这天也就混过去了。

这辈子，也就这么混过去了。

## • 舅舅驾到 •

这天并没能平安混过去。因为快下班的时候，杨落迎来一名访客。

是马长乐的舅舅，来借钱。

舅舅找到杨落的单位，已经是熟门熟路，因为他不止一次找上门来了。来借钱，当然更不是第一次，谁叫马长乐早年丧父，是舅舅拉扯大的。

当然，这是舅舅本人的说法，马长乐是不承认的。马长乐幼年丧父，舅舅在任何场合，都乐于宣讲他养大马长乐的事迹。可是马长乐私下里告诉过杨落，舅舅根本没有养过他，当年马长乐考上技校，舅舅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给了马长乐一千八百元钱，却在一年之内，分五次从马长乐母亲的手里把这笔钱要了回去。

钱是还了，但舅舅的情，却欠下了一辈子。更何况舅舅是一个浪子，吃喝嫖赌的习性从年轻一直持续到老，来借钱，也是从来想不起要还的。

杨落从心底里厌恶这位舅舅，却只能维持表面的谦恭。舅舅说，前天谈了个项目，缺三千，你给我凑凑，首批款到位了就还你。

杨落一边点头，一边翻包，最后翻出五百元人民币，拿在手里，一抬头，便看见舅舅眼巴巴地盯着她。

杨落说，长乐刚换了车，家里没多少现金了。天冷了，这五百还是打算给他买毛衣的钱，舅舅你要急用，就拿去。

舅舅要借的是三千，杨落却只给五百，连坐在对面的耿容易都担心，舅舅会老脸挂不住，拂袖而去。

当然，耿容易的担心是多余的，舅舅从来不会和钱过不去，不管是三千还是五百。他欣然接过钱，说，五百块买啥毛衣，男人的衣服下了一千块，都穿不出门的。

舅舅说，等我的生意上了轨道，我送他两件好衣服。

杨落赶紧说，谢谢舅舅。

舅舅拿了钱，便迅速告辞，不知哪一处的牌局，少了他老人家会搭不起来。

然后杨落收拾好东西，准备下班，耿容易还坐着不动，杨落说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下班了！

耿容易转头往门的方向望了望，小心翼翼地说，主任还没走呢！

杨落笑笑，不再勉强他。年纪轻轻的小伙子，倒挺有眼色，只是在这种单位，纵然再会来事，好像也没什么用处。

在单位门口等公交车的时候，杨落看见耿容易缩头缩脑地走出来，身边跟着一个戴白帽子、穿黑色长靴的姑娘，他们与杨落走了个对脸，耿容易貌似挺尴尬地笑了笑，杨落也搞不懂他在尴尬什么。

### 原谅的理由 ·

晚上，杨落告诉了马长乐舅舅来借钱的事，马长乐听了没做声。

其实杨落知道，就算她一分钱都不给舅舅，只要她本人拉得下脸，马长乐是不会管的，这个恶人，本来也是由她来做比较合适。只是她真做不出来，马长乐可以不在乎被七大姑八大姨嚼说自己娶了个母夜叉，她却不甘心担下这个名声。

纵然暂时做不了良母，贤妻还是可以顺手做做的。

晚上给左小藤打电话，得知肖鹏已经转回成都的医院了。当然，那个蒋梅洁也转回来了，而且暂时不用截肢了，医生说是保守治疗看看。

左小藤在电话里咬牙切齿地说，早知道我就冒充她家里人，签字把那骚货的腿锯掉！

左小藤气糊涂了，别说她没有权利替蒋梅洁签字锯人家的腿，就算真锯了，她也得承担法律责任。

再说，肖鹏偷情，是锯了小三的腿就能解决的么？当下左小藤要做的决定，是离婚，还是原谅。

然后杨落听见左小藤在电话那端深吸一口气，问出一句，那你说，我是离婚还是原谅？

杨落愣住了。她以为，凭左小藤的性子，这种事怎么可能原谅？又要怎么原谅？

骄傲又霸道的左小藤，在杨落心中轰然坍塌，平时一眼看出去，满大街都是离婚的女人，可事实上，能走出那一步，要多么勇敢！

只是有句话，杨落不敢对左小藤说，如果是她碰到左小藤那种事，二话不说，只有离婚一条路。

士可杀不可辱。背叛婚姻的人，品质上就有问题，为什么还要死守？死守的意义又何在？

只是杨落再不懂事，这种话也是不能说出口的。左小藤现在需要的，绝不是旁观者的摇旗呐喊，而是不离婚的理由。于是杨落就为左小藤找理由，她说，离婚的事你要想清楚，肖鹏是爱你的，只是一时糊涂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明白。

她说，你也是爱他的，不妨再给他一次机会。

左小藤在电话那端支吾应声，时而也蹦出两句狠话。可是杨落知道，左小藤要的台阶已经有了，接下来就算她不离婚，也是拜杨落苦劝所赐。

对天发誓，杨落真没有瞧不起左小藤的意思，她只是觉得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挺无奈的。

## · 楼上的战争 ·

这个月的例假，推迟了四天还没有来，但是杨落不敢声张。之前也有这种情况，放过几次哑炮后，她学会了不随便吓唬人。

楼上那对夫妻又在吵架。墙壁薄，不隔音，自从两年前他们搬来，那女人花样翻新的刻薄话，以及那男人发音诡异的方言粗口，便极大地丰富了邻居们的休闲生活。

吵归吵，却就是不离。头一天可以打得连桌子都飞出窗去，第二天两人又手挽手地在小区花园里散步。

马长乐对这对夫妻的评语是：神经病。

杨落倒认为，吵架是一种极好的沟通方式，把心里的不爽都骂出来了，气归气，到底知道了自己哪里惹了对方，挺好。

她和马长乐就从来不吵架。有时候她想找一找碴，比如马长乐在看什么军

事频道，她抢过遥控器换到电视剧，马长乐也就让她了，自己去上网。

其实她希望的是马长乐和她抢一抢。

左小藤对此的评价是，你就是日子过得太安逸了，贱的。

肖鹏会和左小藤抢遥控器吗？也不抢的，但肖鹏会把左小藤抱到腿上，陪她看无聊的电视剧。

这家伙一直陷全天下的男人于不义，有他比较着，马长乐这种类型的丈夫简直就没脸活着。现在好了，肖鹏自毁名节，不再是好男人的标杆，马长乐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

正常的好男人，大概只能是马长乐这样的，像池水一般平稳，波澜不惊，杨落泛舟其上，就算舟翻了，她也淹不死。

楼上的战争逐步升级，那男人的粗口已经直指对方的下盘，女人才华横溢的俏皮话在此时杀伤力不够了，于是直接动手，楼板像鼓点一般咚咚地敲起来，再加上他们养了两只狗，此刻惊恐地四下奔窜，二人二狗，腥风血雨，擂鼓阵阵。

忽然，喧闹声住了，不是逐渐小下去，而是像一只被人掐断了脖子的鸡，突然打住了。

静默了几秒钟，仍然毫无声息。杨落坐在沙发上，仰头听了一会儿，怎么都觉得不对，于是叫马长乐，快来听，怎么不打了？

马长乐正在电脑上下象棋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你管人家打不打？人家又没卖票！”

杨落再听了一会儿，还是觉得不对。按惯例，就算休战，那两口子接下来会打扫战场，把桌椅挪回原位，把碎玻璃扫起来，那动静也不小。

没有挪桌椅的声音，没有扫碎玻璃的声音，甚至没有呼吸的声音。

杨落忽然没来由地紧张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她再次要求马长乐，要不，你上去看看吧？会不会打坏了？

马长乐总算回头，瞪她一眼，“神经病。”

杨落的神经病表现就是，她常常有超准的第六感。比如早晨上班，她选一套衣服，在身上比画一下，莫名其妙就觉得今天会有人和她撞衫，然后去了单位，果真有人和她撞衫。